經義雜記

經義雜記第十五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檀弓衍文僞文

檀弓下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釋文云慍斯戚此喜慍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並注皆衍文正義曰舞斯慍者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曲禮云樂不可極卽此謂也何允云樂終則慍起非始之慍相連繫也又曰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

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
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有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
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
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得對而
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
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案釋文所據
本為最古喜慍相對說亦深得經意正義謂鄭本亦有
無舞斯慍句者則孔所見本原與陸氏同但其所從者
反衍此句耳品節斯斯之謂禮注云舞踊皆有節乃成
禮可知人喜至舞慍至踊顯然二事中無連綴之義正

義引何氏云樂終則慍起則亦本無舞斯慍也正義謂
盧本有舞斯慍句此後人見鄭本有而增之耳一本又
有十句更無足辨據正義引王禮本知王肅於此又與
鄭立異何以明之鄭注咏斯猶云猶當爲搖聲之誤也
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案爾雅釋詁繇陶繇
喜也郭注引孟子禮記爲證又云猶卽繇也古今字耳
說文系部云繇隨從也从系䍃聲臣鉉等曰今俗从䍃手部云搖
動也从手䍃聲二字聲義皆相近隨從則有喜意隨從
則身動搖鄭注人喜則斯陶云陶鬱陶也注咏斯猶云
猶當爲搖以爲喜則身動搖與爾雅說文皆合猶爲𤢲

屬今人讀繇聲若猶此聲近致誤之證郭氏習見不察故以爲古今字耳爾雅注引檀弓爲證於義不了當以鄭注禮記補之今王肅本作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明是難鄭見猶非聲近之誤乃形近之誤不當爲搖因以咏斯猶句移上陶斯咏句移下改爲人喜則斯循循斯咏咏斯舞既可與鄭相難又得咏舞連文遂以爲人喜而鬱陶未暢也則咏歌以暢之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義謂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愠亦因王肅義增恐竄改之痕彌縫無迹後雖有明習之士當亦不以肅本爲僞矣不知喜愠陶戚咏歎搖舞踊皆兩兩相對陶爲鬱陶戚爲憤恚喜愠猶在中未發

也咏之歎之則聞於聲矣動搖之蹈之則見於形矣至舞蹈踊躍則喜愠之至全體具見故舉手足以明之乃王肅妄改爲人喜斯循循字何所取義既與爾雅相乖又不得相對之次好異喜新之人或恐爲其所惑稍有學識者孰能信之正義謂與盧鄭不同可證盧侍中本亦作人喜則斯陶陶斯猶故郭注爾雅引此文亦用盧鄭本而不從王肅書古文云作僞心勞日拙肅之謂矣又肅本上有人喜則斯循循斯陶則下必無咏斯猶猶斯舞矣而正義云王禮本又長似於鄭本所有外又多此文蓋後人不知肅改鄭本疑爲脫漏因以鄭本增

足之故愈長耳據正義似以人喜則斯循循斯陶爲新足而不知此爲肅之原本新足者反在鄭本所有之文也

肥腯

左傳桓六年吾牲牷肥腯杜注腯亦肥也正義曰重言肥腯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豚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案說文肉部腯下云牛羊曰肥豕曰腯知相傳古義如此非服子慎創說也禮記曰豚曰腯（鄭本作豚）肥豚是豕類而稱腯肥是可爲豕曰腯之明證孔氏疏杜單舉肥字以非服氏而不知服本許義

且散言皆通對文則異定當從服解也鄭注禮記以春秋傳腯字訓充貌然則牛羊大牲當言多肉說文肥豚多肉也豕之類特言充滿而已詩我將箋云奉養享祭之牛羊皆充盛肥腯

僖十年大雨雪

漢志中下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左氏穀梁同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陰陽漸脅行專壹之政云案左氏穀梁無說何注公羊云夫人專愛之所生也與先儒義同

隕霜殺菽

春秋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云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漢志云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與傳合志又云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彊者天戒若

曰加誅於彊臣言菽呂微見季氏之罰也案何注公羊云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

季氏與堇合

命之曰建櫜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李注鞬以藏箭櫜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鄭注鞬當作建讀爲鍵音其蹇反謂閉藏之也此馬鄭異義案樂記武王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注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又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鍵讀爲蹇謂牡禮記月令脩鍵閉注鍵牡閉牝也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修楗閉說文木部楗限門也从木建聲其獻切金部鍵鉉也一曰車轄从金建聲渠偃切則鍵爲閉限義字从木鄭以二禮通用鍵字故讀從之當以自馬散之華山之陽至將帥之士使爲

諸侯皆爲閉藏兵甲事故統名之曰鍵櫜也蓋將帥以兵甲爲職今使爲諸侯而不復爲將帥是亦偃兵之一端此鄭義也說文革部鞬所以戢弓矢从革建聲居言切釋名釋兵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此馬季長義蓋鞬字从革建聲又爲建義二字義通故後漢書馬融傳孔子家語辨樂皆作鞬史記樂書鄭本禮記皆作建也史記集解引王肅云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建櫜也馬云命師於鞬櫜則馬王皆以名之曰建櫜爲專指使將帥爲諸侯說但馬以戢弢弓矢封將帥爲諸侯猶戢弢弓矢而不用

故以韃櫜爲封諸侯之名命師與偃伯對文命名也師諸侯也王肅則以建櫜爲封建櫜韔弓矢之功較之馬鄭迂曲難通矣此必以鄭讀建爲鍵欲與立異故反作如字讀以難之家語亦當作封建字今正文與注作韃非原文也

大戴記武王踐阼

禮記學記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

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
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
父西面道書之言正義曰武王踐阼以下皆大戴禮武
王踐阼篇也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
與者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恆在於意言意恆念之但
其道超忽足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與語辭今檢大戴
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
後人足黃字耳云丹書者師說云赤雀所銜丹據下文此丹當作瑞
書也云端冕者謂袞冕也其衣正幅與元端同故云
端冕故皇氏云武王端冕謂袞冕也樂記魏文侯端冕

謂元冕也云師尚父亦端冕者案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案大戴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下疑脫西字）南字亦鄭所加云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者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尚父主位故西面（下當有此字）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而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其丹書之言案大戴禮云其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瑞書同矣凡事不強則枉不（本書作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及几鑑盂盤楹杖帶屨劍矛爲銘銘皆各有語在大戴禮也琳案鄭注孔疏及今大戴記知此書轉相改易者多矣注本云黃帝顓頊之道孔所見大戴無黃字謂鄭所見古本有者是也謂後人足黃字恐非然唐初本已無何今本反有此後人依注所加也注首有昔字疑衍文正義及大戴皆無云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者意讀爲抑言其道至今猶存乎抑亦恍忽不可得見歟論語求之與抑與之與隷釋載石經論語作意與之與此意爲古抑字之證孔氏不識

故讀存乎意爲句王齊三日端冕今作三日王端冕齊字脫而王字倒疏不言注與大戴有異則孔所見大戴作王齊三日也師尙父亦端冕孔以爲鄭所加故皇侃以武王爲袞冕魏文侯爲元冕不更言師尙父爲何冕則皇氏所據大戴亦無此文西折而南東面據孔見大戴無西南字今大戴並同鄭注亦後人依注所增非唐以前之舊也又丹書本云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其敬勝怠者吉云云是瑞書衍暢丹書之言孔氏引以爲說故兩句增爲四句然精義已包兩句中矣乃後人貪其字句煩多因取以改易丹書謬甚丹書下文不強則

枉云云正承上文敬勝怠者強而申言之若依今本上
四句中無強字安得於此忽言不强又上已言怠勝敬
者滅此又云枉者滅廢不複沓乎故知此爲唐以後人
竄改無疑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二句亦當從正義所
引蓋三代以前子孫不仁而守者有之矣未有及身不
仁而得之尚可延至十世者今本倒作以不仁得之以
仁守之是惑於後世順守逆取之言而私改也必傾其
世謂及身而亡今作必及其世亦非几作机俗字據正
義知武王有盂銘今闕或疑今云於盥盤爲銘焉盂盤
卽盥盤余案太藏云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一

物而重名者固多若正義所述則几鑑盂盤楹杖帶履劒矛十字爲十物必當更有盂銘方足數且盤是沐浴器盂則說文云飯器爲二物無疑

孟子述老子

後漢書李固傳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案此二語與老子指意相近李固既引作老子則此本老子語而孟子述之也謝承據孟子改之恐非

非異人任

左傳襄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

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案正義曰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爲異人也任此患者爲寡人也是讀至人字絕句然考注云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葢在已則杜氏亦讀非異人任絕句又傳云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案當從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於鄭也

莊廿九年有蜚

左傳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杜無注漢志云劉歆曰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可取

以補注左傳漢志又云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矣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案公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范注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皆本西漢儒舊義

揚雄傳誤字

漢書解嘲當塗者入靑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島海中山也其義兩通案古島字有通借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爲島可證此蓋言江湖之厓岸勃解之山島其地廣闊故鴈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以見人之得失窮達亦甚無定也子雲好奇字故借鳥爲島淺者因改上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作雀鳥則下文乘鴈集雙鳧飛將何指乎後見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爲宣髮

易說卦巽爲木其於人也爲寡髮正義曰寡少也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亦類於此釋文寡髮如字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案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釋曰頭髮皓落曰宣者以得謂宣去之義人髮皓白則落墮故云此者解頭名宣意也說卦云其於人爲宣髮注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今易文不作宣作寡者蓋宣寡義得兩通故鄭爲宣不作寡也又

李氏集解作其於人也爲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爲宣髮者宣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爲白周禮注云頭髮皓落曰宣郎引易巽爲宣髮以證與虞仲翔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作寡蓋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鄭用馬本王弼韓康用鄭本故釋文正義皆作寡賈疏亦云今易文作寡是也考易經施孟梁邱京爲今文費氏爲古文馬鄭傳費氏易虞仲翔傳孟氏易故文異而禮注與易注不同者鄭先通京氏易後注費氏易又遭黨錮事逃

難注禮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然則禮注之爲宣髮京易氏也易注之寡髮費氏易也

左氏經納糾

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經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證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今正義標起至有納子字此近人所加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

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
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
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閒有稱
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
本有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
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案定
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
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
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
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即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

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旣云亦作納子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據賈沈劉孔與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也

戒陔聲同

鍾師以鍾鼓奏九夏八爲祴夏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釋曰賓醉將出奏之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禮是以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之時皆云奏陔茶古戒陔聲相近故杜讀祴爲陔

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說文陔階次也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能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左傳昭廿年齊侯疥遂痁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痎又音皆顏氏家訓云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凡此俱是戒陔聲近之證

好惡第

顏氏家訓音辭云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原注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尙書云好原注呼號反案當依廣韻作呼皓切此蓋

誤生惡原注於谷反穀是物體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案孝經天子章愛親者不敢惡於人釋文惡烏路反舊如字又卿大夫章行滿天下無怨惡釋文惡烏路反舊如字又三才章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釋文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則好惡二字雖各具兩義古人實通之矣因交縶不及盡引姑以童時所習者證之說文父作又从又舉杖甫作甫从用父父亦聲是父甫本同聲故經傳多借父爲甫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孔

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字或作父又章甫注甫或爲父詩大明維師尙父傳尙父可尙可父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正義云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大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太師號曰尙父尊之釋名釋親父甫也始生已也則父甫非特字通義亦本通是皆可不必過爲區別矣

公嗾夫獒焉

左傳宣二年公嗾夫獒焉釋文公嗾素口反服本作嗾正義曰服虔云嗾嗾也公乃嗾夫獒使之噬盾也據宋本

案釋文則㖩即嗾字㖩讀若諏與嗾聲相近故文異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為㖩耳說文口部嗾使犬聲从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則左氏古文本作嗾服本不當用俗字正義是也㖩字說文玉篇皆無至集韻始收毛本注疏作取不从口與釋文更乖

遠哉搖搖

左傳昭廿五年鸜鵒之巢遠哉遙遙五行志中上作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案遙為俗字當從漢志作搖五經文字序云逍遙之類說文漏略者今得之於字林說文新附逍遙字臣鉉等案詩只用消搖此二字

字林所加可證今詩黍離中心搖搖不作遙遙白駒作於焉逍遙非古也

仲尼異說

孝經仲尼居玉義曰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邱蓋以孔子生而汙頂象尼邱山故名邱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邱爲聚以尼爲和今並不取案仲尼說當從杜注左傳與史記世家合張禹梁武義皆穿鑿尼作𡰥爲

夷故訓爲和邱爲高大有聚義其解字尙非杜撰弟子得稱師字故孝經曰仲尼居禮記有仲尼閒居中庸爲孔子孫子思作而有仲尼曰殷仲文以爲深敬孝道故稱字誤矣

遁名改作

禮記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注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釋文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案家語刑政篇取此文作遁名改作王肅注變言與物名也與鄭注義同古循遁字通儀禮漢書逡循皆作逡遁可證此循名當讀爲遁名謂隱遁名物

也肅盔據家語以改禮記有意作古使人不疑耳

患不知也

論語學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釋文作患不知也云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案釋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盔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本皆作患不知人也人字亦後人所加

經六千二百五十四字
注一百八十五字

經義雜記第十六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大戴記曲禮篇

漢書儒林傳王式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案歌驪駒注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文類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據此則大戴禮記有客欲歸而主人留之及相歌詩事今大戴記亡闕小戴記無之蓋江公與王翁思國業嘗詩故江公嫉其王因歌驪駒以發問知翁思必對以在曲禮遂可譏其曲狗而來也據顏注知漢書本作狗曲狗狗形近據正文作狗曲知注作狗曲今誤倒式曰在曲禮是尚從曲禮之書故江佯問曰何狗曲也言淺而意深師古改爲狗字云輕賤之甚不知江公心雖嫉之安得於諸大夫博士前輕斥經師爲狗如今鄉里小人反脣相譏乎且江本隱語故翁思亦恥與之爭而陽醉遏地倘面斥爲

猶兪思安能含忍卽諸博士弟子亦豈不爲一語乎

仲尼居

孝經仲尼居正義曰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 案宋司馬君實古文同釋文仲尼居說文作凥音同御 元云居居講堂也王肅云閒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 也據鄭王注知今文無閒字孔云靜而思道則古文有閒故孔以靜解經閒字也然說文几部凥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凥如此說文自序謂論語孝經皆古文則此所引當有閒字乃以閒居爲義而經無文與王肅解同則古文可疑矣若以古文爲據則說文當是

後人刪改

涕沾袵

公羊傳哀十四年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袍衣前襟也徐疏本作反袂拭目又云目亦有作面字者涕沾袍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案說文衣部袍襺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弊縕袍袵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涕沾袵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袵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涕沾袍下又云聖人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據下作沾衿疑上沾袍或後人改

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證杜氏春秋序亦作反袂拭面徐疏作拭目疑非

必火火入而伏

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杜注隨火行也正義曰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案當從服子慎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慎以火彗之隱顯古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此作必

火入而伏為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疑當以必火句入而伏句審注義知杜氏五字一句讀恐非

雨螽于宋

漢志中下云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内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案穀梁傳云災甚也其甚柰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即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螽著於上

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螽之多故爲災甚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注以先言雨也螽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鬭相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本董仲舒說杜云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賊陰而死之說合也

孝經庶人章

孝經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唐明皇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

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正義
曰鄭元諸家皆以爲患及身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
惡也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
經據此則孔氏古文傳鄭氏今文注皆引蒼頡篇訓患
爲禍矣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無終始
終始字宜如此說言人子不能全受全歸立身行道而
災禍不逮其身者卒未之有決言有災禍以警人子之
不守身者也

孝經應感章

釋文感應章下有本今作應感章六字案此六字非陸德明語乃校者之辭雖非古本然宋以來已有之邢氏正義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又云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愼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然則正義亦作應感今注疏標題爲感應章此據釋文本改也應感謂應其所感鏞堂謹案近出日本僞孔傳孝經亦作應感章

王肅易爲香臭

說卦巽爲臭正義釋文皆云王肅作爲香臭案巽爲風風氣也故云爲臭香字不當有必肅所妄增經傳絕無香臭對言者如繫辭其臭如蘭書盤庚無起穢以自臭

詩文王無聲無臭禮記月令其臭羶其臭焦其臭香其臭腥其臭朽內則皆佩容臭大學如惡惡臭左傳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襄八年君之臭味也論語鄉黨臭惡不食皆不與香字相對可證李氏集解戴虞翻注曰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入艮鼻故爲臭繫曰其臭如蘭正義曰爲臭取其風所發也又取下風之遠聞於其入也皆足以糾孔之謬

則闔左扉

禮記音義王藻則闔左扉一本作則闔門左扉案今本有門字然記云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

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是門字已具見上文故於此但
言闔左扉也門爲衍文無疑葢唐以前已誤加矣說文
扉戶扉也从戶非聲

齊侯疥遂痁

顏氏家訓書證云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
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
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
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
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
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又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

痁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痎當為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疢此益弥字之譌或云俗瘆字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痎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痎搔也瘧熱寒并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痎瘧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痎疥譌[illegible]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痎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痎遂痁乎徐仙民音作痎是先儒舊說皆為痎遂痁初痎後瘧耳今定本亦作

疥又釋文云齊侯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案說文疒部痁下引春秋傳曰齊侯疥遂痁則左氏古文本作疥杜云痁瘧疾以疥搔俗所共知故不釋如作痎亦爲瘧杜氏安得專訓痁爲瘧疾乎顏云世閒傳本多爲疥徐仙民音介孔云徐仙民音作疥今定本亦作疥陸云舊音戒是漢晉以及唐初皆作疥矣陸云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袁狎云疥當爲痎顏云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是梁人雖作痎音於傳文尚未

擅改故陸孔及定本皆作疥亦不言有作痎者顏氏誤
從梁主說私改爲痎誤矣正義雖知舊作疥而誤以痎
爲是惟釋文則以痎爲非援傳例以證明之是也顏氏
引俗儒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案今人病疥亦多
寒熱交發俗呼爲瘧寒轉變成瘧勢所固有若作痎字
說文爲二日一發瘧謂三日之中歇二日一發瘧有頓
日發者爲輕閒日一發稍重二日一發難愈爲最重故
孔云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可見瘧疾
輕重古今同名痁爲有熱瘧蓋是頓日發者若云痎而
痁是重者轉輕矣顏引說文又云齊侯之病本閒日一

發漸ガ[illegible]故是誤解說文二日一發為二日之中一
發矣袁狎云痎是小瘧痁是大瘧孔云齊侯之瘧初一
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是皆未知瘧之輕重而倒置之
也

哀十二年螽

漢志云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
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
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
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
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

案穀梁三叅范皆無說用田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歆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㠯叅是陰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叅本劉子駿義與傳合

陳風化於大姬

地理志下云陳本大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㠯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舊脫好字據詩陳譜正義引補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

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案毛詩序云宛邱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
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不言大姬好巫覡祭此
說與毛異葢魯詩也匡衡傳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匡氏學齊詩是齊魯義同鄭康成詩譜云大姬無子好
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張晏漢書注
云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
倶用三家詩詩正義曰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産云我周
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葢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
得子故彌信巫覡也然則陳之敝俗實啟自大姬矣一

國風化之原乃開端於婦人可不愼歟徒恃天子之女之貴而不能謹守婦道雖有武王之聖亦未能訓其子吁異矣哉

王肅改玉藻記

禮記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注洒如肅敬貌洒或爲察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禮已三爵而油油注油油說敬貌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釋文洒如王肅作察云明貌也言言王肅本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悅敬貌無已

及下油字也案察與酒聲相近故文異察爲明察於肅敬義亦合王氏雖竊取注義以私定記文尚未乖也此三句皆言飲酒之色故一爵而色酒如二爵而色言言斯三爵而色油油斯二爵三爵不言色者蒙上文也鄭以肅敬和敬說敬解之義甚精廣雅釋訓言言喜也孟子公孫丑上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俱與鄭義合若作二爵而言豈一爵三爵皆不言乎此明是王肅妄改以與鄭異正義引皇氏云讀言爲誾義亦通也案說文誾和說而諍也論語鄉黨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誾誾中正貌似與注義未背然說文誾在言部

从言門聲則閽字不得省作言故鄭如字讀而不云言讀爲閽皇說亦非

二南正雅異義

三家詩以關雎爲刺詩今考之漢人之說則二南正小雅皆刺詩也鹽鐵論備胡云賢良曰匈奴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潛夫論班祿云背宗族而采蘩怨棄采蘩不言宗族事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蘩當爲蘋字之誤耳於周南之兔罝召南之采蘋觀之知以二南皆爲刺詩矣史

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夫論班祿云忽養賢而鹿鳴思文選琴賦注引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風俗通窮通云伐木有鳥鳴之刺蔡中郎集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漢書匈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鹽鐵論繇役云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是

以鹿鳴伐木采薇杕杜皆爲刺詩以四篇觀之知以正小雅皆爲刺詩矣

孝經音義考正

陸德明釋文凡云本今作某本今無此字者向疑是後來校者之辭非陸氏原文尙未敢決今參閱孝經音義而信所見之不謬釋文孝經本用鄭氏注後人據唐明皇注校之故於釋文所標注皆云本今無此字又云自某至某本今無朋有鄭注與唐注同邢疏云此依鄭注者則無此校語葢校者不知唐注本乎鄭見唐注所有故卽以爲唐注而無疑也如釋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下

有孝悌二字校者見唐注云孝者德之至無悌字因云
本今無此字夫孝下有人之行三字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
注因無校語不敢毀傷下有父母得其顯譽也者丗疆
而仕行步不逮縣車致仕四句唐注無因云自父母至
仕字本今無形于四海下有刑見二字唐注無因云本
今無刑見字兆民賴之下有引辟二字唐注無因云本
今無引辟二字諸侯章首有危殆二字唐注云則免危
也無殆字因云今無殆字滿而不溢下有費用約儉奢
泰爲溢二句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富貴不離
其身下有薄賦斂省傜役列土封疆三句唐注無因云

自薄字至居艮反依例居艮反當作韁字下同本今無戰戰兢兢下
有恐隊恐陷四字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卿大
夫章首有服山龍華蟲服藻火服粉米皆謂文繡也田
獵十並冠素積四句唐注無因云自山龍至茲亦反本
今無非先王之德行下有禮以檢奢句唐注無因云本
今無宗廟下有爲作宮室句唐注無因云自爲作至室
字本今無夙夜匪懈下有夜莫也解惰五字校者見唐
注云夙早也懈惰也因云自夜莫至也字本今無以解
惰二字唐注有故不斅也士章首有資者人之行也六
字唐注無因云本今無此句以敬事長則順下有食稟

爲爲曰祭別是非文闕有唐注無因云自食字至非字今

本無庶人章首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字見唐注自

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分地之利下有分別五土句見唐

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又此下有邱陵阪險宜棗棘

句唐注無因云自邱陵至棘本今無以養父母下有行

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四句唐注無因

云自行字至謙本今無故自天子下有故患難不及其

身也善未之有也二句善未之有也亦鄭注邢疏引鄭

注云善未有也可證釋文爲善字一本作難故標全句

校者見唐注亦有未之有也句因云自故建當作患至善

字本今無盍以未之有也四字爲唐法本有也舉此六章以證明之其餘可類推矣

歃而忘

左傳隱七年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杜注志不在於歃血也正義曰當歃血之時似口遺忘物然服虔云如而也此釋文引三字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案說文欠部歃下引春秋傳曰歃而忘古之而字多假借作如據說文所引爲而如傳如當爲而也故服子愼轉如爲而杜氏意作如如字讀恐非

許本槀字

鄉射禮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注笴矢榦也大射儀北一笴注笴矢榦釋文三笴劉古老反字林云箭笴也公但反一笴工但反劉古老反　案考工記胡之笴注笴矢榦也故書笴為箭杜子春云箭當為笴笴讀為稾謂箭稾又矢人為矢以其笴厚注笴讀為稾蓋古文假笴為稾釋文依注古老反儀禮當從劉昌宗音與杜讀同夏官有稾人鄭司農云稾讀為芻稾之稾箭榦謂之稾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稾人說文木部稾枯也枯即肅愼氏貢枯矢之枯竹部無笴字然則笴本作稾矣杜云箭當為笴者以箭笴形相近下又有以其笴厚凡相

奇之文也

王充論衡

范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班彪好博學而不守章句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吕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隋志雜家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好辨論喜逞機鋒蔡伯喈祕以爲談助不虛矣其友謝夷吾擬之揚劉司馬非其倫也九虛三增以禍福感應皆不實經傳之文多增飾然則德不必修惡不必戒聖

賢之言不足憑此豈所謂信而好古者邪非韓是矣問孔刺孟語多有得罪名教者蓋充資性雖敏學力未深故據其臆見肆其私言而不自知其非也其破往古之妖妄訂時俗之忌諱頗足取焉可見世之陋習自東漢已深矣若明雩順鼓正說書解略得經子端緒兼存漢儒舊義又為不可不讀之書餘或揣摩秦儀文似小說又每以詞華之士為優於章句之儒皆其所蔽也學者以此為漢人著述中有古文故事可節取為考索之助則頗有益若論其本書大體似遜於諸子此書素名重殆因蔡王一時之珍秘耳（見本傳注引袁山松後漢書）范書載其著

論衡造性書外無他表見北齊入文苑儒林而范氏特
爲大傳豈亦因論衡歟

鷙從鳥摯省聲

禮記儒行鷙蟲攫搏注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摯省
聲也郭忠恕佩觿上云禮鷙蟲攫搏鄭注从鳥摯省聲
今作鷙省非也說文云从執聲案正義曰蟲是鳥獸通
名故爲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鷙省聲也者言鷙蟲既是
猛鳥猛獸但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
鷙包兩義以獸摯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
俱是執舊譌鷙今校改聲故云聲也據此知正義本作從鳥摯

省聲故云靴下著手釋文云鷙與摯同音至可證今本作鷙省是涉正文而誤也佩觽作摯省亦非

經義雜記卷第十六

經五千七百卌一字
注一百五十五字

經義雜記第十七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而民勸樂之

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趙注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宋孫氏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正義曰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是可知晉宋時本皆作勸樂故杜注孔疏據之與

孫宣公音義正合葢經言庶民子來孟子以而民勸樂繹之猶禮記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因歡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譌作歡漢書王莽傳上詩之靈臺師古曰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云云當亦本孟子正義云文王雖以民力爲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爲之則作疏時已誤作歡矣

貪夫廉

韓詩外傳三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貪夫廉懦（一作懦）夫有立志（此見萬章下）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此見盡心下）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類聚三十七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禮堂謹案文選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云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也三國名臣序贊注云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郭有道碑文注云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又晉書羊祜傳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案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為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隋唐志七卷梁有綦毋邃注隋志九卷唐志七卷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歟

居不容

論語鄉黨寢不尸居不容釋文云居不容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案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居不客或云居不容與寢不尸對文若作賓客解於上句恐不類琳謂寢不尸當作弟爲尸之尸與客字正相對丈夫坐如尸既寢則不當執是禮包注云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則以尸爲屍非也

子曰義以爲質

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釋文云義以此二字舊脫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畧同據此知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係衍文葢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鄭本畧同畧字葢衍

如礚如磋

詩淇奧如切如磋禮記大學引詩同爾雅釋器骨謂之切郭注治器之名毛詩傳治骨曰切案說文刀部切刌也刌切也輾轉相訓則切是刌斷之意骨性堅質非可

以刊斷成器者爾雅釋文云切本或作齺同千結反考說文齒部云齹齒差也从齒屑聲讀若切然則爾雅本作如齺如磋蓋三家詩作齹爲本字毛詩作切爲聲借字齹是齒之參差治骨者因其參差而治之俾齊一故切磋字以齹爲正今爾雅作切後人以毛詩改也

不娛不敖

詩絲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則今本作吳乃從定本孔氏本作娛又泮水不吳不揚箋云吳譁也釋文吳鄭如字王音誤正義曰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

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矣不過誤有傷者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則正義從王肅說爲不誤其解鄭義仍同前篇爲不娛案經文前後並同釋文皆作吳毛於前篇訓譁則此不當別解從鄭爲是史記武帝紀引詩不虞不驁索隱曰毛傳云虞[illegible]作娛譁也說文吳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故也據此知小司馬所據毛詩亦作歡娛字與孔本正合後人依史記改爲虞耳隸釋八漢衛尉衡方碑辭曰兗長兗君不虞不陽維明維允燿此聲音亦同史記作不虞古娛虞同字

可證不吳古多作娛也絲衣釋文不吳舊如字讙也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此字誤當為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又漢書郊祀志上詩曰不吳不敖師古曰吳讙譁也又後漢書獨行傳燒鋘斧李注鋘從吳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亩人之鋘也張揖字詁云臿刃也鋘音華案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鋘字又說文夨部吳姓也又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夨口徐鍇曰大言故夨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

李虔通俗文

顏氏家訓書證云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愼造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元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爲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

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案隋書經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文在梁沈約四聲李槩音譜釋靜洪韻英之下則隋志亦不以爲漢之服子愼所撰唐志無服書有李虔續通俗文二卷初學記器物部舟第十一下引李虔通俗曰晉曰舶音泊則阮氏七錄所言信有徵矣大昕案晉書孝友傳李密一名虔未審即其人否然唐人書中所引皆作服虔太平御覽廣韻或謂作風俗通又作風俗論文選琴賦嘂噭終日李注引服虔通

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嗢噱嗢烏沒切噱巨略切名雖不同要卽一書也

鄭箋改字有本

鄭康成箋毛詩每云某讀爲某某讀若某後儒以此病其改字不知鄭意存參明傳義有傳義隱約者鄭或正其音或辨其字雖似改毛而實爲申毛亦有鄭所不安本三家詩或據他經傳改易者要皆有本後人所見淺尠又不能心知其意而遽欲輕議先賢此失之甚焉者琳不辭謭陋稍爲述之野有死麕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

屯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
音屯屯束也左傳襄十八年執孫蒯于純留釋文純留徒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是古
屯束字多假作純也北風其虛其邪傳虛虛邪也箋云邪
讀如徐毛以其虛其邪言威儀虛徐是以邪為徐字故
鄭本爾雅釋訓以正其讀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傳忌辭
也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案揚之水彼其之子箋
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是鄭以其忌已記四字
同為語辭因聲相似而通用故忌訓為辭也鴛鴦摧之
秣之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
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雲

漢驪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說文近讀與記同毛以往近爲往已古已巳聲同故鄭以許讀申毛也召旻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案說文瀕水厓頻卽瀕之隸省故傳以爲厓鄭以水瀕字人所不習漢時多作濱故云當作濱凡此皆因傳義隱約鄭或正其音或辨其字實申毛而非改毛也雄雉自詒伊阻傳伊維蒹葭傳亦云伊維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緊伊舊詒慼小明云自

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爲緊可知據此則知雄雉自詒伊阻蒹葭東山白駒所謂伊人正月伊誰云憎箋皆改伊作緊者本宣二年左傳自詒緊慼之文也山有樞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案漢書地理志下引詩它人是媮文選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薛綜注引詩他人是媮說文愉薄也恌愉也鹿鳴示民不恌傳亦云恌愉也定本作偷是愉爲偷之本字說文媮巧黠也義稍別而國語晉語媮居幸生賈山至言媮合取容及漢志張賦皆以媮爲偷蓋康成時以愉爲愉樂字恌薄字則作偷或作媮故鄭隨俗改愉爲偷猶召旻不云自頻頻卽水頻字之省而鄭依俗改爲濱也是改愉爲偷

與班志及張賦合當本三家詩也揚之水素衣朱襮傳諸侯繡黼箋云繡當爲綃正義曰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案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特牲饋食禮宵衣注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詩有素衣朱綃禮有元綃衣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然則鄭改素衣朱繡爲朱綃者本魯詩也吉曰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正義曰注

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麖孔有與鄭同案唐人引某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祁為麖本三家詩也角弓莫肯下遺釋文云遺王申毛如字箋云遺讀曰隨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案荀子非相篇詩曰莫肯下隧楊注云隧讀為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為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有瞽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𣖼𣖼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案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周頌曰應𣖼縣鼓鄭先通韓魯詩

注三禮時所用詩多本韓魯三禮注旣皆引作楝則改田爲楝本韓魯詩也那置我鞉鼓傳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案明堂位殷楹鼓注殷頌曰植我鞉鼓然則讀置爲植當亦本韓魯書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論語植其杖而芸石經殘碑作置其杖可參證也長發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案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引詩曰何天之寵戴禮今文也三家詩必有作何天之寵者則改龍爲寵與大戴禮記合也凡

此鄭雖改毛然皆有根據非同後人之臆見鏞堂謹案少詹錢曉徵云仙人唐公房碑厲蠱不遐即用思齊烈假不瑕鄭箋讀烈假爲厲瘕皆訓爲病蠱假聲相近後儒譏康成解經好改字碑立於東漢之世其時鄭學未行而闇與之合可證康成所改皆本經師相承之訓非若後人之師心妄作也今三家並亡無由盡曉姑以耳目所及鄭氏以前之經傳考之可知鄭學之閎通矣使齊魯韓具存可考者當不第此此因斯文之不幸亦鄭君之不幸也

六鷁退飛

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左傳云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興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

由人杜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妄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案此傳當從服注義甚

精密劉光伯用之是也杜預兼人事而以言陰陽不可
爲訓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劉歆曰爲風發於它所至宋
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曰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
曰貿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
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
執應六鶂之數云案史記宋世家云六鶂退飛風疾也
集解引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鶂逢風却
退穀梁疏引賈逵云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
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又引鄭元云六鷁
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

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又何邵公注公羊傳云石者陰德之專者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與劉子駿說多有合者誰謂非人所生乎

呂封人豹

左傳昭廿一年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杜注呂封人華豹華氏黨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

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今定本有華案正義知今本有華者從唐定本誤衍也傳文本云呂封人豹故杜云呂封人豹華氏黨明豹即華豹也今注作呂封人華豹華亦衍文干涵藍過並云呂封人華豹則王藍本正文無華字可知

臧氏左傳滅詁

困學紀聞左氏云維縣巾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孔維謂不可案據杜鎬引正觀勑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

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爲證持以詰難經不能
對見談苑又顏氏家訓勉學云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
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
或書翰紙末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此二
則可爲臧氏文獻之徵

雍也博學於文

論語雍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釋文云君子博學於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案集
解載鄭注云弗畔不違道旣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
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

古本亦無有者係衍文顏淵篇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正義曰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蓋皆後人所加後篇朱子本無

而齊后善歌

文選陸士衡樂府十七首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唐劉良注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此據明舊刻本毛本譌右善謳案今孟子告子下作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曰字衍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文選皆以

齊娥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
猶下云華周杞粱之妻也
家語乃弛邢侯
左傳昭十四年乃施邢侯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乃施
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
語說此事亦爲弛王肅注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案今家
語正論作乃施邢侯無王肅注惟上文施生戮死可也
下有注云施宜爲與與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據春秋
正義知今本出後人移改杜注左傳施生戮死云施行
罪也王義既與杜同則施行正作如字讀何反改施爲

與乎此明是下文乃施邢侯之注弛誤爲施或又據正文以改注讀者疑其難通因移改於上也上文注止當有行生者之罪也六字下文及注宜如春秋正義所引王注家語依內傳作施訓行與杜氏合是也孔注外傳讀爲弛訓爲廢其族非也

論語筆解好改字

唐李習之論語筆解好改本文六十而耳順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曾謂泰山云謂當作爲宰予晝寢云晝當爲畫字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事人之生也直云直當爲悳子所雅言云音作言字誤也傳寫因注云

雅音正言今孔注作雅言正言疑李所見本誤遂誤爾三嗅而作云嗅當作嗚嗚之嗚雉聲也以爲食具非其旨而貨殖焉云貨當爲貲植當爲權子貢貲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吾以女爲死矣云死當爲先浴乎沂云浴當爲沿周三月夏正月安有浴之理硜硜然小人哉云小當爲之既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爲耶善人教民七年云當作五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云仁當爲備案孔注云雖君子猶未能備謂於仁未能全備李氏似因此誤會以杖叩其脛云古文叩作扣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爲讓孔子時其亡也云時當爲待鄉原德之賊也云原類柔字之誤

猶之與人也云猶之當爲猶上凡所改易皆無依據義又淺陋不可從也學者無爲所惑

辛未朝于武宮

左傳成十八年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按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淸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卽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强欲合之非也案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卽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

已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已字誤而杜氏反據之以改左傳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已字爲誤而强欲通之爲非耳正義謂逆日卽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爲誤則偏袒之失也

壺矢相樂

漢書薛宣傳云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矢相樂斯亦可矣應劭曰以壺

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象壺矢因曰壺矢此
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爲歡关耳关古笑
字也案禮記有投壺篇正義引鄭目錄云記主人與客
燕飲講論才藝之禮其文云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
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
辭是壺矢所以樂賓既設酒肴請鄰里於是遂以壺矢
相樂應仲援之解僩而當薛發君蓋本用投壺記也晉
氏改爲壹关誤甚既云壹关又曰相樂亦不成文說文
壺作𡔷壹作𡔽篆形本異矢作𠂔與关𥫗皆不同而師
古反以爲是可發壹笑也

三公舛而同歸

作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穀梁注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州公會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舛而同歸釋文舛而昌兗反釋曰三人殊而一致者謂立文雖殊其理致是一也三公舛而同歸者謂失國雖舛同歸一稱也三公舛而同歸或有作舛者舛謂差舛理亦通但定本作殊者多案釋文作三公舛而同歸今注疏本同楊疏則從定本作殊而同歸今亦爲舛因釋文而改也然作舛是易字法與殊

字對文定本仍作殊恐非

經義雜記卷第十七

經五千七百五字
注六百八十八字